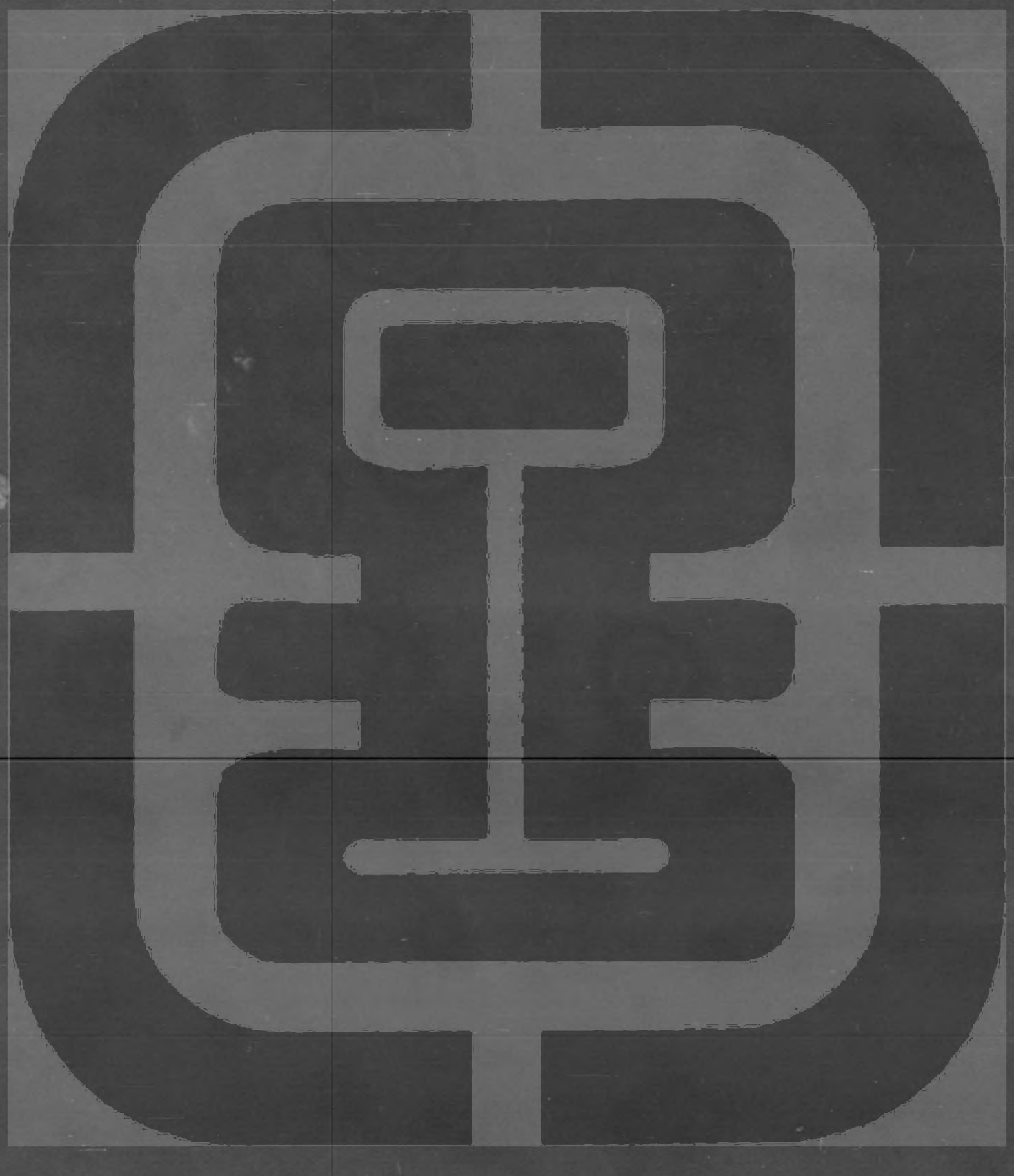


24457.1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二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元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

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
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
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
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
處草爲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
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
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
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
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

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
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
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
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
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
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
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
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

外藐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
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
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
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
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
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
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
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

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今
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
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
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
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二犯之譽
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
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
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皆姓稱悅合境無
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

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
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
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
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陵南周捨咸稱重之至
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
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
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
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
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
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
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
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
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
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
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
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

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
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
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
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得旦方奏未之爲
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
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
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
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
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

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
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六通元年轉鴻
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
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
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
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
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
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
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illegible]同官劉之亨

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illegible]制高祖悼惜
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
散騎常侍聘錢五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
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
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
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
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

草創未就而卒子言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
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
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
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
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
賢達有識鑒從內弟[illegible]元推重焉起家揚州議
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illegible]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illegible]遷安成王國左

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
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
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
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
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
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
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録事參軍掌
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和東王表薦協曰臣聞
貢士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匈

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
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
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
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
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
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
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
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纘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即召拜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
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
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
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
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
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
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
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溫子協少
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

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
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
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夏遂終身
布衣蔬食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
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
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君書於
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

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丑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揔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

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
說未論釋教橋商較縱橫應荅如響高祖甚加
歎異更被親御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
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
承閒白高祖曰橋等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
自怡養高祖謂橋欲之乃召橋曰新安大好山
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宜爲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
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
義勸課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
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
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
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
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敝幣戊寅丁丑之
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橋
橋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
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
未審嫡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
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

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

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鄉鄉勿汉故意見期因
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
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為啓謝淹遲
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
郢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
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
約率精騎龍之方諸與泉不協軍政唯蒲酒自
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
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
始令閽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
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
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流其屍于黃鶴
磯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
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
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
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性皆如其夢泉
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
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
譬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周孔體兼文行於裴幾
原見之矣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三十

散騎常侍侍
思廉
撰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
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薩州刺史秦始初舉
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
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稍從晉安至元徽
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葬於武庫
至是若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豫章內

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
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
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
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
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
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
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騎在卿有之今
改卿名爲昂即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
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

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
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
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
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
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
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
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眞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

而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
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
後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
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
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
跡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
悃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之吾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
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
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
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并訖起爲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
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
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填蕃聽道路拳欲
狼顧一隅既未來祇惟懷聊申往言獨夫狂勃振
古未聞窮凶擅虐歲月滋甚大未絕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
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
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
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
孤城人[illegible]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
勢不[illegible]乘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氐室天文表

於上人[illegible]付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
中貴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
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
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
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
若飜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
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

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
論謂僕有勤三之與無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
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
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
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
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
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
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

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
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
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
束身詣闕高祖寧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
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
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羨枯未擬樞衣聚足
顛須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蘄戮之
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
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
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
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
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
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由
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寧慕君魚保境遂失

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昔斯戮明刑殉衆誰曰
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
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
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
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
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
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
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

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
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
有詔即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
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恩將軍
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
將軍復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
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
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

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
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
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
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
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
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

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
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
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
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
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
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
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

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
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愼勿祗奉諸子累
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
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
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
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
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
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

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士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名臣何其美焉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illegible]
高祖性好基本從
慶之不寢聞呼即
建鄴稍爲主書[illegible]
普通中魏徐州刺

[illegible]
[illegible]侍姚思廉撰

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
[illegible]不輟等輩皆倦寐惟
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
[illegible]忽勅周[illegible]朝請
於彭城求入內附

以慶之爲鎮武威將軍
應接還徐宣猛將軍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
王元景率衆二萬來
別將丘大千築木壘潯梁
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
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
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
和軍事魏豫州刺史李
加不威將軍諸軍
主帥有十二千送
之安豐王延明臨淮
據陟[illegible]延明先遣其
覘兵近境慶之進薄其
寨軍奔魏衆皆潰散諸
將夜追軍士得全普通
二年春除慶之假節總
心遣其子長鈞別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
轉東宮直閤賜爵關內
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
馬步十五萬來援前
慶之欲逆戰韋放以
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
以逸待勞不如勿擊
疲倦去我既遠必不
氣出兵不二志必無
洄[illegible]渦陽四十里
野必[illegible]
我軍[illegible]所[illegible]
魏[illegible]
地

林木甚盛必不夜出之於是與慶下二百人恐慶之乃還與諸將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兵復欲築壘於軍退師慶之杖節軍出買糧仗其數極多私是欲立功名直聚兵可求生須虜大合然

[illegible]疑[illegible]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觱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方略善克令終聞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為魏王高祖
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飈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
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
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
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
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
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
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士千八

百兩仍趣大梁望旌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
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
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illegible]林宗子
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
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
遣其驃騎將軍小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
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
朱隆西荊州刺史王[illegible]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沒
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泉冒吾至此以來屠城
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
無筭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
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在吾以虜騎不可
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量諸君無假
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
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
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曾安於陣
乞降元天穆尒朱呿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

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尒朱隆棄城
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
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
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
王元天穆王老生本子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
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刀雙入
梁宋慶之隨方掩龍衣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
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

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
自牢千兵萬馬送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
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
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
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妻豐臨淮共
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
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
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
尚多若人知虛實力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

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
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
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
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
滅顥由是致疑稍成踈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
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尔朱榮尚敢跋扈
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
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
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元兵十倍軍副馬佛念

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
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恭危定難鮮
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居顥據
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
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
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
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乎敕頻仍恐成僕責
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尒朱榮右僕射尒
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榮

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
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
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
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勛者善天文乃謂榮曰
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
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
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
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
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

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卓駕表曰下[illegible]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鋒難當卿曾未浹辰[illegible]都督南北司

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玄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

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
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任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
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
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敕
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
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
勢昕聚土畫地指摩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
爲邵陵主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
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
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
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
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
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
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

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
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
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旗將軍代
質未及下渚景直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
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
因留極歡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
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
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
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

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
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
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
十人先入景欲畏衣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
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
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趫捷過
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
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

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
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
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
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
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
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
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
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

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
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
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
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
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
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
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

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彈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　思廉　撰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十二屬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十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一爾常願讀之六歲
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
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主圖左常侍太學博
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
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
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
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
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
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

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
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
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
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
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
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茝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囹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

故頃之即眞是時高祖制衣春景明志詩五百字
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
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
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
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
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
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

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閤多慙袪服取亂長裾
高搨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
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
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
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
蔚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
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說魚鼈而
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

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
綆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
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
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
將離嚴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
昔人所惡蝨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
分背羞學婦人惹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

動靜履宜子靈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
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
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
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
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
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
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
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夜斗食之吏

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
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
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
圭裂壤功勤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
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
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繫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
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

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遘不與運并
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
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
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
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
文石登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
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笥餌巵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聯
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

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
次取士無名未有躡京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傾覆必然顛冒可俟竟
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是
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
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
抄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論輸左校
變爲丹赭充彼奢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

生之施解網呪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
觳觫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
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
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
犬馬識厚薄負舊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
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
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嫌蘖及一朝捐棄以快

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
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長轉百憂俱至況復
霜鎖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
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垂飛
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鶴吠犬俛眉事妻子舉
隣永用蓬蒿自沒氣
塵之田而有
尉傭保糊口

希微
愍其留貨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
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
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
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
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
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

復得與二三
穀之清文談
汜或之值孔嵩

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
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
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
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
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
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
作賦頌至一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遥

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
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
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
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
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
高祖霸府定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四
下並置友[illegible]爲[illegible]陽王次遷司徒謝朏掾
直文德待[illegible]又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

二十餘條[illegible]使三書人琅邪王深吳郡
范懷約褚洵等[illegible]以給後宣率文爲待詔賦
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
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
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
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
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illegible]望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

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駵駱
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
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貞照無外
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軨服
鳥號之駿騊駼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真舉膠庠
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幣之御方巡考帝文

而率通被皇圖以大觀夢惟道而必先靈匪聖
其誰賛見河龍之若唐驪天馬之禎漢既叶符
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
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
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
率職納奇貢於絶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
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
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
絶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

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蹈躧於金奏超六種於周
閑踰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
瘦豈徒服皁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
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兎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
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
秀騏而並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
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
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
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
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
集國良於民雋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袵
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
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鎛之
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
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

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
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
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
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
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
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劒
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
頌俛膺合雅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
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

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
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
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
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
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
駏驉總三才而驅騖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
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
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有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

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
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庖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
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
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
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
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
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

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
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
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
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
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
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因心禮甚篤還除太子僕
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
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
牒問之並無對但奉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

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
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
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過元年服未闋卒時年
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
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
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
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
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

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

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

晉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眞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

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朱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眞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尚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

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
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
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
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
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
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荆州至
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
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

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
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
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
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
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
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
明珠雖愧下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
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

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鼓鼙翰吮墨多歷寒暑者既闕子幼南山之哥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

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
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多忤兼逢
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
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
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
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
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畝隴絶望高闕而降
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
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汚

糞徒成延奬捕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東宮
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
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
好惡之閒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
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
所噬旨酒賀其甘酸一手所揺嘉樹變其生死
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
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
陷主父自茲厥徒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

述寸管圻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
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
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訛罹難
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
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
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
纆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
旨小人未識通方縶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

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
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
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
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諓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
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
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

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
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
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
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
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
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
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
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
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
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
既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
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
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
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
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
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

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
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
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
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
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
味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

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
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
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
題約謂人云此詩折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
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
雌霓五激反連蹉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
霓五鵑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
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
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

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蔓牙接
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無
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
服吟研周流忘念日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
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
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覯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
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
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

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
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
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
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
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
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
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

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大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

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

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
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
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
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
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
觀堂構思各努力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
二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
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
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
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
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張緬　弟紹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之弟數歲以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張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illegible]縣侯

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illegible]
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illegible]
舍人雲麾外兵參軍[illegible]
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illegible]
隨問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侍勉曰
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illegible]
舉緬充選頃之出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
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illegible]禮有闕家終

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illegible]府緬在郡所得祿俸
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
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
然如貧素者累遷比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
出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下設鉤距吏人
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徵為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為太
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
與外國使鬬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為真緬

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
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
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
侯如故贈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
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
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縠之敦詩書惟今
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
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嘗不同茲勝
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

方申才力摧苗落頴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
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擥筆無次緬性愛
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
爲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
及成文集五卷子傅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
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
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
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

疎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
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
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
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
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
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佚矣
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
管記纘與瑯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
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

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
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
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見纘遇便虛相推
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
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
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吳
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

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
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
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
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
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
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
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
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關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
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
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恩將軍丹陽尹未拜
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二州諸軍事湘州
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娵訾
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
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
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
夫栖蝸之爭戰附蝸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

浮沈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
粹日乃聖達之明篋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鑿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欒之
休寵荷通家之溼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
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戀皇之上叡居銜觴而
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實盤而
晝愆思德音共[illegible]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
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
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
陳力逢灌纓之嘉運遇并沒之明時懷君恩而
未荅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
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尚墉而無基伊吾人之
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
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
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
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迢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
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

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
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
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
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
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
髮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
寶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
人之遠理豈喜慍其能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

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字覩四時之或躍從四
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
柯以銷落既觀蝸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謔候高
逢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噱何慄慄之黔首思假
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
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釁而運席卷三楚師
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殪
桑林之封狶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
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

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
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
王固無得而稱矣泝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
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
壁萱蘋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
浪鏟千尋之峭岸潨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
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

險上岑崟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虛
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
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
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熟之舊
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
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
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
舉矧有功而無志豈[illegible]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
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

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
寶乃闇干於天祿造局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
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
屑闕捐繻而待貴實祗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
昔聞乳獸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
情陋文仲之廢職鄙耏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
岑遥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
晴觀百川之浩淜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

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
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
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
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
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
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勝姬嗟吳人之重
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
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爓其何疑信理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
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
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
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 闕一句
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
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
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
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
於上列並異世而爲隣發曉渚而遡風若神異

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曀曀其
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搴帷而佇
立由江沲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
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
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飜光轉彩
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汐
引潮望歸雲之翁翁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
翠薄歌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
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

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
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
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
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
也眄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
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
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
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

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
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
諒歎仲謀之虛己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
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
服玉比德而譽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
綸名既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延
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豈弗與悲盛業之未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

雠歸投金以荅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
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
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
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荊之勝
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
彼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
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
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

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
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辟要桑中而遠赴若
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
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
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壽斧霸
孫赫其霆奮杖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
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異復於舊京招
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

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炎精望
巴丘以遵回遵洞庭而敞怳沈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跳君褊之夔峯徒臨風以增想償
若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眞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滮滮長邁漫漫回
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
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閒河洲而斷
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構之舊
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
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
滓直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
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驊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
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
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
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
旗撫安哥以會儛跂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

暮情眇默而無辭慍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
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
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僊遂刋山而赭
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
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
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　臣祈仙而齊潔
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
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

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
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二台緇衣改
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
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兗時之絕迷谷恩恭之藻
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閒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
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
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
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
時髣髴其遥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

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馹
巡高山之累仞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
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
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
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
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
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后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

封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醉
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
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
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
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
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臨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
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
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甘於曲榭

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
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
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寔鷹揚其是掌
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
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
憂取累於長纆聞困石之非據承烱戒乎明則
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纘至州停遣
十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

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
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
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
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
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定用河
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

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
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
報曰河東已竪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
軍鎮荊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
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既至仍遣纘向襄
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
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詧因不受代州助防
杜岸紿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
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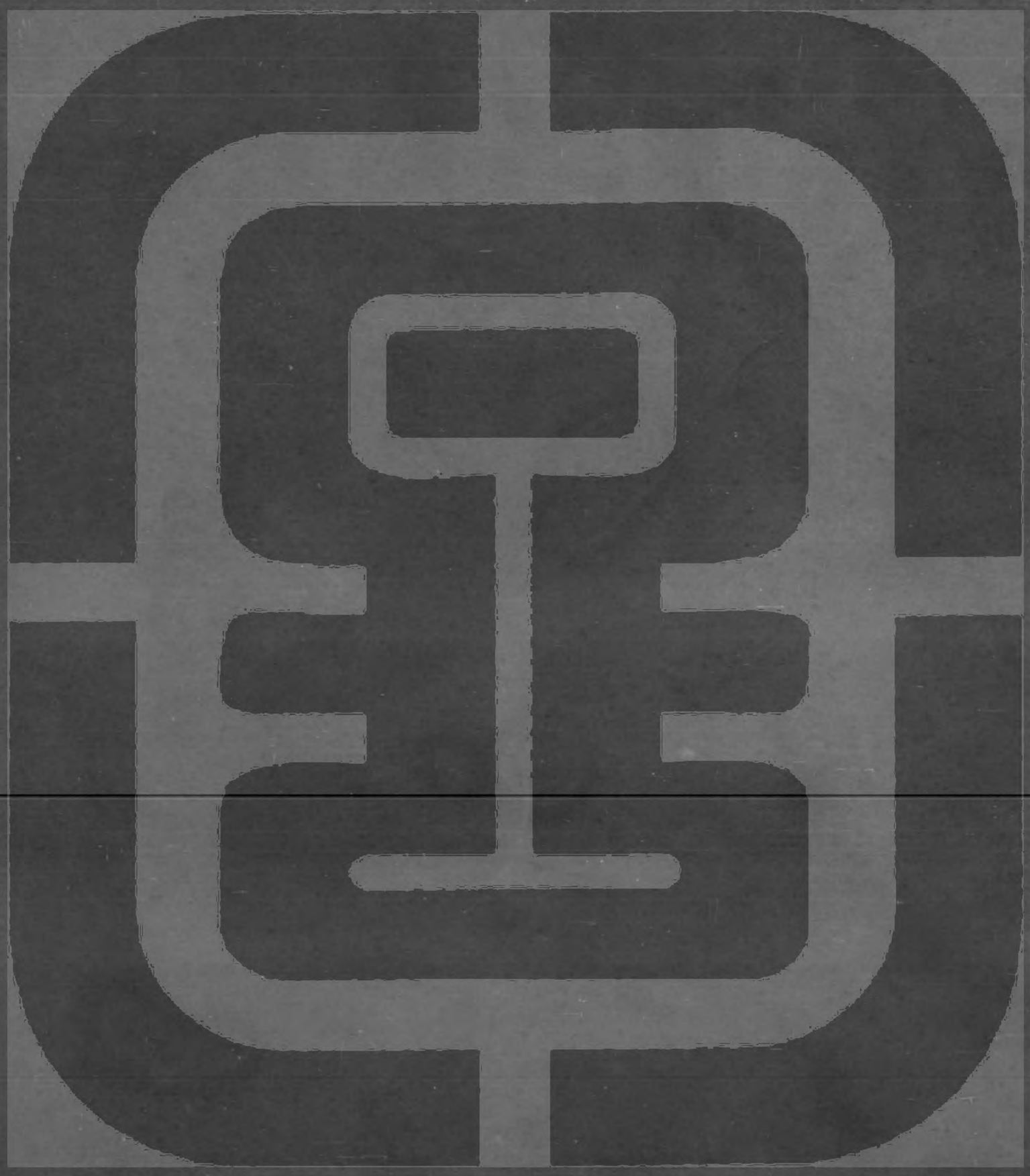
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
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詧仍遣岸帥軍
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纘
并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勢尋又逼纘剃髮爲
道人其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
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
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
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

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
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
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
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
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
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
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

昌侯蕭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
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
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
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
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
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
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
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
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

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到敬官挾
祆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悅棄城走賊轉寇南
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
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
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占敢勇得
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
受綰節度旬月聞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
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

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
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
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
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
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
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
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

24457-1

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
能叶和藩岳忿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
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宜萌於
此以纘之風終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